

《中华侠义小说全集》

《海国春秋》

(清)汪寄 著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 1 回 | 悲歌一曲招贤士 | 国倾家亡出杰人.....001 |
| 第 2 回 | 食周粟不为宋臣 | 睹覆巢安能完卵.....013 |
| 第 3 回 | 闹皇庄狂童取辱 | 焚歌苑侠气遭擒.....025 |
| 第 4 回 | 重心膺人狱脱真才 | 掩耳目焚牢烧假犯.....041 |
| 第 5 回 | 验骨殖图书行邻国 | 辨声音指引入名山.....057 |
| 第 6 回 | 隐士避功名奚啻阱陷 | 忠心甘节义尤切神魂.....074 |
| 第 7 回 | 囊空不免欲吹篪 | 腹实何须淡弹铗.....091 |
| 第 8 回 | 筹国政贤相辞朝 | 行新法乞儿受爵.....109 |
| 第 9 回 | 救浇漓立议修文德 | 整散漫挥毫著武谋.....128 |
| 第 10 回 | 明荐暗倾难国手 | 顺留逆去试盘根.....152 |
| 第 11 回 | 妒嫉暗暗招兵马 | 糊涂偏偏选将才.....167 |
| 第 12 回 | 寻良友雾漫认龙驹 | 夺佳人阵前成败犬.....186 |
| 第 13 回 | 得情由良相保奇才 | 知确实贤君任骄将.....202 |
| 第 14 回 | 贿赂交邻为敌树敌 | 正名施令攻心结心.....217 |
| 第 15 回 | 计中计赚开百结关 | 身外身诱过独锁渡.....231 |
| 第 16 回 | 乘虚取城易于拾芥 | 以武破岭拟若登天.....248 |
| 第 17 回 | 察阵势漆胶吴越 | 中反间鱼水参商.....261 |
| 第 18 回 | 义胆忠肝难胜逸夫 | 志悲气愤单摧大敌.....278 |
| 第 19 回 | 酬知己剖腹表丹心 | 救良朋束腰擒白额.....296 |
| 第 20 回 | 绊雄兵两途袭敌 | 燔巨舰单艇擒酋.....314 |
| 第 21 回 | 鹿角车毙骁骑取胜 | 蜂房卵毁屯积成功.....331 |
| 第 22 回 | 数节迎刃星驰电掣 | 一着错布瓦解冰消.....347 |
| 第 23 回 | 地利人和援绝可守 | 依危恃势求隙而攻.....363 |

-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 24 回 | 两函书商量和议 | 一道表惶恐求成.....381 |
| 第 25 回 | 五猴掣天印 | 百雉炬双毫.....397 |
| 第 26 回 | 定河为界大将军封侯 | 指石喻心老庶长制佞.....414 |
| 第 27 回 | 变成法补全成法 | 戮贪员惩劝贪员.....431 |
| 第 28 回 | 追逃犯得金船渡弱水 | 求快婿将木氏作王郎.....452 |
| 第 29 回 | 招驸马笼络英雄 | 认公主成全窈窕.....472 |
| 第 30 回 | 为奸谋散分奸势 | 进正士扶持正人.....489 |
| 第 31 回 | 重宿儒盈庭皓首 | 除痼疾遍野春风.....506 |
| 第 32 回 | 念疾苦一辆寻源 | 审形势三年奏绩.....525 |
| 第 33 回 | 破肚移心善仇都了结 | 拘魂易体奸恶自灾殃.....542 |
| 第 34 回 | 怀逆谋群奸授首 | 舒忠愤二子捐躯.....563 |
| 第 35 回 | 众邪误置蚊聚成雷 | 三将临危舍生取义.....581 |
| 第 36 回 | 守令得人民安寇殄 | 渠魁失计险丧亲离.....599 |
| 第 37 回 | 武事无庸武备 | 攻坚莫若攻心.....621 |
| 第 38 回 | 金莲瓣倒垂群英智竭 | 紫竹根斜画众鄙魂穷.....646 |
| 第 39 回 | 覆舟询乡快意对伤心 | 追友别妻生离成永诀.....668 |
| 第 40 回 | 梦回剩得须眉白 | 国丧难禁篡夺评.....691 |

第 1 回

悲歌一曲招贤士

国倾家亡出杰人

话说历史上唐室不纲，黄巢起事，天下分崩，生灵涂炭。接下来是五代不断，奸佞是尚，仁义丧亡，四维既不能修，传国又何能久？其间稍可称者，唐明宗后，如周太祖亦颇多善政，然皆莫能赎其前愆，是以未再传而绝灭。若于黄袍加体，众呼万岁之时，即不知如张益州之下马同呼，岂不知以死自誓，杀身成仁，流芳百世，岂不美于千古同称篡逆乎！况左右皆是腹心，以纲常大义，再三开导，岂有不依，又何至于死！如忧主弱将悍，神器终属他人，则何不权时摄行，而以法削铲首乱者，仍复辟于主乎？初既不能以死辞，后又不能以权复，则是宿谋可知。何期转眼虚花，未数年，即有宋太祖葫芦依样。宋太祖既忍背世宗，宋太宗又何必不忍背太祖？承祧之用异姓，二王之不得其死，天网何常疏漏哉！皆由废弃仁义、狙诈成风之所致也。

且言周自世宗驾崩，太后垂帘，太子嗣统，殿前都检点赵匡胤羽翼已成，心腹满布，其中尤杰黠者，有王审琦、王彦升、石守信、史圭、王汉卿、郭全云、楚昭辅、陶谷、赵普、苗光义、李处耘、王溥、罗彦环、张令铎、张光辅、赵彦徽、王全云、陈思诲、李汉超、慕容延钊、符彦卿、潘美、刘光义、王

仁瞻、曹翰、刘延议、赵廷翰、王彦超、武行德、郭进、来信、王沔等，其余愿效死力者，不可胜数。建隆元年正月，乃使其党假作镇州、定州急报，皆称北汉王约同契丹，乘丧大举入寇，兵精将猛，锋不可当。

此时举朝闻报，惊慌失措。宰相王溥出班奏道：“北汉乃国家世仇，契丹又系宿怨，今闻先帝驾崩，揣度无人能御，故此戈动，乘虚而来，兵势凶猛，诚不可轻视。为今之计，须亟选将领兵，速行迎御，始免贻误。臣视诸将能任此事者，非赵都检点不可。”首相范质道：“且待续报，再为斟酌。”王溥道：“救兵如救火，岂容刻缓！先帝经营数年，费多少钱粮，复得城池若干。今二敌合力而来，边关城邑，虽有兵将，如何能守得住？边城有失，则迎刃破竹，长驱直入，国家大事，未可知也！”幼主持疑不定，因问学士陶谷道：“陶先生所见如何？”陶谷奏道：“王相所见甚是。”太后道：“陶先生与王相公意见相同，自然不错。”即命将兵符印剑交与都检点赵匡胤。

当下拜赵出朝，统众往北进发，次于陈桥安营停宿。至五鼓时，军校又效当年故事，拥都检点赵匡胤着黄袍作天子，返戈回朝矣。满朝文武，边关将帅，俱恋爵禄，屈膝惟恐不及，谁念旧主恩泽、君主纲常？其间惟有二人，忠义激发，不顾身家，志虽未成，而节义伦理，炳炳不磨，堪垂千古。二人者谁？一日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，一日昭义节度使李筠。

那韩通系唐韩文公之后，为人正直奉公，有拔山举鼎之勇。周太祖爱其才气，使为亲军，随行征伐，功绩颇多。世宗北征，加为陆路都部署；及不豫还朝，加为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。因世宗驾崩，感两朝隆宠，过于哀恸，正成羸疾。虽卧病在家，常怀忧虑，为都检点羽党盘结，时时留心朝中事务。到正月初

四日，因服药假寐，醒时已经夜深，方知朝廷使都检点领兵，御北汉、契丹。大惊道：“外寇事虚，赵某乃心腹之疾，兵权在手，谁能制之！”因修书，差家人飞往家乡，叫兄弟韩速来京。又修书往潞州淮南，劝勉李筠、李重进，共扶社稷。

五更时分，扶病上马入朝，见着范质、王溥问道：“边寇之信，从何而来？”王溥道：“昨日镇、定二州，俱报北汉结连契丹入侵。我等想北汉与国家势不两立，契丹又怨先帝取彼宁、莫、瀛、易等州，今闻驾崩，故乘丧报复。昨已奏请，命赵都检点率众御敌矣。”

韩都指挥道：“北汉契丹，俱恃骑兵，故每入寇，必待秋日草丰马健。今乃草枯之肘，焉有入寇之理？如真有寇，自应接踵报来，何以报后不闻更有警报。揆之天时、人事，寇信必诬。深恐国家之忧，不在北汉、契丹，而在于主幼臣强也！”范质道：“所见甚是，今将若之何？”都指挥道：“而今惟有请圣上发旨，召检点回朝，或先君有灵，使彼归来，解其兵权，则无虞矣。”范质称善未了，忽报：“大兵到于陈桥，将士尽变，共拥黄袍呼万岁，检点无奈，率众还朝，将到矣！”范质失色，顿足道：“仓卒命将，吾辈之过也！”都指挥视朝内无可与谋者，叹道：“事不可为矣，只有尽命报国耳！”欲回府集齐家丁，拚命平乱。出得朝门，仆马俱失，情知有人暗算，乃徒步疾行。

原来赵氏心腹王审琦接得私信，连忙入朝，照会朋党。见午门外好匹骏马，一个大汉牵着立在街边，乃是韩家马夫名唤袁缓，暗吃惊道：“韩通疾愈矣，奈何！”因假意问道：“都指挥病好了，可喜可喜！”袁缓上前答道：“原来系王老爷，家爷病方小愈，不知有何事情，半夜急到五更，慌赶上朝。请问王老爷，昨日有何事故？”

审琦故作不知，答道：“不闻有甚事故。你老爷病愈，正宜在府调养，岂可如此劳神？”袁缓道：“正是。”审琦道：“此马何处得来？果然雄骏。”袁缓道：“此系去岁家爷随驾征北，契丹骁将萧忽索兵阻易州，家爷单骑入阵斩之，并得此马，先帝赐与家爷。请看通身纯青，毛卷如鳞，因其尾秃，故名摘尾龙，真有追风赛电之能，日行何止千里！家爷爱之如珍，平日调养备至，闲时不肯坐骑。”审琦道：“好匹战马！”

正在谈论之际，忽见飞报入朝，审琦心中了然，思欲先去都指挥脚力，方能困之。因向袁缓道：“所报不知什么急务，我今仍不进朝，你且去打听，将马交我代管着，你可并看尔老爷劳倦否？”袁缓信是实话，便将缰绳交与审琦道：“得罪老爷。”审琦道：“何妨，可探听清楚来。”

袁缓答应，行了数十步，转念道：“王审琦素为韩爷所鄙，今我入去探访，若韩爷看见问马，如何回答？”慌翻身回来，马已无踪，连审琦也看不见，笑道：“王鬼子讨苦吃哩！”乃向北追去。到牛头巷口，望见审琦遍缠收勒，欲带进巷。马不肯入，昂首长嘶，将两蹄掀高，直立起来。审琦不能控制，翻身落地，那马转跑往东去了。袁缓骂道：“无耻匹夫，有何武艺，敢盗龙驹！自取跌辱，可不羞死？”审琦连忙挣起，袁缓近前，故意看道：“原来是王老爷，小的冒犯了。”说毕，亦向东飞跑追马。审琦家丁俱怒道：“这个畜生，太无情礼！韩爷平素轻老爷，连小厮亦如此放肆，情殊可忍？”审琦恨道：“今朝不报宿仇，更待何时？可将马匹长枪来！”家人取到。

审琦原系骁将，虽遭倾跌，亦未伤损，立刻上马，提枪加鞭向东，道：“且先杀此匹夫！”追到月华街韩府门前，并不见袁缓踪影。乃直驰过去，转出阳明巷，只见都指挥飞奔前来。审琦惊恐，掣转马头，往南而走，闻得后面喊道：“都指挥且

住，相公请回朝议事！”隐隐似王彦升声口。转而望见彦升带斧加鞭，心已明白，视都指挥徒步，手无寸铁，身无片甲，乃回马挺枪迎上，当心直刺。

却说韩都指挥朝内飞步回家，当下石守信见了吃惊，向众心腹道：“我等平素所畏者，只韩通耳。今情形如此，心必不服，大事犹未可知！”诸人失色，守信抚王彦升之背道：“赵公平素待君何厚，韩都指挥倔强当除，吾使健校相助，此君建功之日也！”彦升踌躇未对，守信催道：“韩公若非抱恙，诚不可近，而今病躯空手，有何能为？如再迟疑，此功为他人得之，君将何颜以见赵公？”旁边史圭、石汉卿向前道：“我等齐去。”彦升乃奋然提斧上马，同众追来。远望韩都指挥如奔疾走，连连诈喊。仍不停脚，乃加鞭骤马追来。

都指挥素知彦升为赵氏心腹，只作不曾听得，仍然疾走。将进阳明巷，忽有飞骑劈面冲至，枪已到身，急斜闪开，将枪杆夹住，双手执着，直夺过来，审琦几乎坠地，只足挂镫跑去。这边彦升等早到，举斧就劈。都指挥将断枪拨开，顺势扎去，彦升急拦，早中马肚，马立倒，彦升立刻滚跌下来。都指挥复挺枪刺入，史圭恰到，飞戟挑脱，彦升逃去。

这时，石汉卿等率领步骑又至，团团围住。都指挥独力支持，奋怒将史圭右眼划破。奸党兵将虽屡刺倒，自身亦受重伤，得空便向汉卿撞去，锋利穿通右腿，汉卿忍痛将鞭迎面飞击，双手连身抱住枪杆不放。都指挥方架串隔落，彦升换马又到，自后使斧尽力砍下。都指挥闻风，急将头闪开，右臂已为砍断，乃弃枪拾鞭，扭转身来击去，正中彦升右肋，口吐鲜血，弃斧伏鞍而逃。不期全云乘虚挺枪，穿袍伤肋。都指挥使鞭飞击，正中全云面门，复掣出金枪，挺立阳明巷口抵敌。只见袁缓带马锤率领家丁寻到，喊道：“老爷请息怒，待小的们攘这群畜

生！”奋勇向前。石汉卿等见生力军来，各人俱带有伤，乃忙退去。惟有楚昭辅方到不服，要擒都指挥建功，拚命格杀，为家将史美两链锤打落尘埃，众人擒住。扶都指挥上马，收兵回转。来到府中，视伤深重，体无完肤，不能言语，惟张目大呼，齿牙咬碎，恨恨而死。举家痛哭。

韩夫人唤掌管宁远等，高声道：“此刻非哭时也，老爷已死，眼见得周家天下姓赵，韩家亦不能存留了，尔等愿以死随老爷者在此，不愿者可速行！”众人齐声道：“老爷死周朝国难，小的等死老爷家难，亦系殉国，情愿在此同死，作厉鬼，以追贼子之魂！”史美道：“死虽情愿，也还要消消这口怨气，再死不迟！”众人道：“如何消气？”史美道：“我等趁此刻回兵未到，先往赵家杀个罄尽，然后殉国！”袁缓道：“老爷之死，皆王审琦盗去骏马，我今去杀王审琦。”于是分作两路，各领数十人前去。

宁远安排将断臂缝好，入殓方毕，只见史美空手回来。宁远问道：“不曾如意？”史美道：“到赵家杀了几个家将，赵老夫人逃避，被追急迫，跳入粪坑。我因链锤击之不便，刀又短了，舍之另搜，未再得人。”又见袁缓等拿着个十五六岁彩服女子，提着十数颗男妇首级入来，说道：“今日此举爽快！”宁远喜问道：“杀的是些什么人？”袁缓道：“且将首级排列老爷灵前，叫此女子细细指出便知。”夫人乃焚香，命将首级排列灵前。只见那匹骏马，向着灵柩长嘶而倒，登时气绝。夫人呼楚昭辅道：“马知恩义，以死殉主，汝等甘为赵氏，不顾周朝，有愧此马多矣！”袁缓剥去楚昭辅衣裳，持刀欲取心肝。夫人道：“不必，可留他传说与诸奸党。”袁缓乃止。

夫人问女子道：“可从实说来，免汝死命。”女子道：“妾身王氏，乃王审琦侄女，幼许罗彦环之子，前日招赘，今日会

亲。”指三白发首级道：“此赵老伯普之母也。此陶表伯谷之母也。此家姑祖母石守信之母也。其余守信之妻、之媳，陶谷、罗彦环之子，王审琦之妻、妾、子女。”逐级指明。夫人痛哭，举家大嚎。祭毕，夫人令前后举火，将彩服女子并赤身之楚昭辅推出，闭门焚烧，全家尽节。

却说宋主即位，欲以忠义励将士，乃赠韩公中书令，并加潞州李筠中书令。

却说李筠乃周昭义节度使，与周太祖有瓜葛亲谊，忠勇过人，每于战阵，不避矢石，数脱太祖于危险。是以世宗爱重之，升至昭义节度使。只是平生性急，遇事从不停宿。然所莅任之处，皆以治称。现在驻扎潞州，因正月闲暇，命偏裨较射，呼集宾佐酌酒赏箭。闻报朝中命赵都检点将兵御北汉、契丹，喜道：“当今在朝才干最优者，无逾韩、赵二公。此事赵公足以办之，寇兵不足虑也。”席间，有从事间丘仲卿者应道：“朝中才干，诚如公论，然二公志向各有不同：韩公任礼节而率真，赵公托豁大而机警；韩公可以辅少主，赵公不可授大权。今使将兵，恐非国家之福。”

这仲卿祖籍平阳，年长二十，复姓间丘，名公，字仲卿，以字行。与少师王朴有世谊，自幼依焉，尽得其道。而尤深研古学，自仓颉以后各种书法，举世莫能知者，俱可意测神悟。少师因其好直言，任肝胆，不事韬晦，心常非之。然四方英俊至都中者，俱成莫逆。而张齐贤、曹彬、寇准等尤相推崇。昭义李筠爱重才学，聘为从事潞州。僚佐见其意气孤高，咸蓄嫉忌，因节度与之谋事，每多奇中，所以不能离间。

当日李筠闻言，变色道：“书生何太多疑，如此安能任将退敌耶！”诸人暗哂。正议论间，只见传事官持函禀道：“有朝中副都指挥韩爷，差人飞投急书。”将函呈上。李筠接着开

拆，又有传事官急报道：“赵都检点在陈桥，将士生变，黄袍加体，拥回作天子矣！举朝归顺，惟有韩都指挥全家殉国。”李筠大惊无措，书坠于地，放声恸哭，执仲卿手道：“卿何见事之审耶！报国大事，愿卿为我谋之。”仲卿道：“且看韩公云何？”拾函启交，李筠含泪展看道：

皇天不佑，夺我世宗。使文武大臣才德尽如阁下，何愁国家无泰山之安？今弟不幸卧病，朝廷误中奸媒，社稷有累卵之危，弟必竭力以殉。兴复大周，惟君是望！勉之勉之，速备毋忽，率布不戢。

李筠看毕，垂泪叹道：“国家尊爵重禄，股肱文武，济济盈廷，殉国只韩公一人，良可浩叹！”仲卿道：“今韩公已死，举朝皆赵氏腹心。其中不忘周室者，惟曹彬、张琼二人，犹可收而用也。然以潞州一镇讨贼，犹以螳臂挡辕。此刻必须诡托从顺，密结外援，数处并举，方于事有济。如气势未齐，而露于形色，彼先发而来，则无用矣。现今河东、契丹与国家世仇，俱不可说。淮南虽是国戚，但重进素性犹豫，可借为声援，不可恃为实靠。惟江南、西蜀，久经和好，且唐之林仁肇、蜀之高彦俦，俱智勇兼全，任军国事，而与不佞有刎颈交，不佞往说其君，二国之实力可得也。”并说：“吴越、湖南、荆南，周行逢、张文表，俱一时之杰，李继捧、李继迁亦当世之豪，连衡而起，则汴梁东西南三面危矣。山后杨无敌与韩公同师学艺，交同胶漆，今闻韩公丧于贼手，恼怒必深，遣使通之，而资其粮草，使由北路而驱入。然后率领精兵西下太行，直抵怀孟，使良将塞虎牢，据洛邑，约齐诸路并进，汴梁虽将勇兵强，而势分形弱，安能兼拒诸路耶？一路得入，赵氏即瓦解矣。然后扶幼主，复周室，而灭奸党，则功盖天下，忠昭日月，名垂金石矣！”

李筠闻之大喜，即命治装饯行。仲卿道：“惟愿名公延揽英雄，训练士卒，不必为无益之悲哀，毋稍露于形色。”再三叮嘱而别。沐雨栉风，跋涉多日，始到成都。闻知蜀主国政罔治，声色是好，正士疏远，佞幸盈朝，已具亡国之征，不胜叹息。访至高彦俦家，进见礼毕，各谈国事，相与流涕。彦俦道：“君既跋涉而来，弟岂敢不竭绵力？”因同上朝。连往数日，俱未得见蜀主。

至第五日回家，忽见多人拥护着高轩前来，彦俦邀共避之。仲卿问道：“此系何人？”彦俦低声答道：“幸臣王昭远也。”仲卿素知昭远志大才疏，狂放无识，因其得幸于君，早想到有用他处，乃不逊避，屹立路旁。昭远行到面前，见系彦俦，慌下车揖道：“老先生有何事故，此刻犹未回府？”彦俦答礼，指仲卿道：“此昭义幕宾间丘仲卿也，为国家事，特来请见主公。”昭远道：“赵氏诈取周家天下，吾主正欲兴问罪之师。足下乃来作说客耶？”仲卿答道：“吾来为周非为赵也。李潞州受太祖世宗厚恩，誓与赵氏不共戴天，原欲起义讨贼，因地窄兵稀，故乞师于上国，共复周室。李节度命不佞西来，朝过国主，即谒明公，请恤城池之祸，永结唇齿之欢。”昭远回嗔作喜道：“李公亦知有王昭远乎？”仲卿道：“潞州常恨缘慳，不得亲近。”昭远道：“寡君因制杏林春燕双双舞，近日新成，演习无暇。过此数日，仆代奏知，定选将发兵，决不食言！”彦俦道：“如此，仲卿远来为不虚矣！”仲卿复深揖。

谢别回来，彦俦道：“此君之喜，弟之忧也。”仲卿问故，彦俦道：“昭远好大功，无实学，必为兄奏请发兵，定是昭远为将，不亡何待？”仲卿道：“借大国军声，以分彼兵势，见可则长驱直入，不可则保固险阻，自免损伤。弟犹有数处，须亲往告请，不可羈迟。与君诸事心照，从此拜别矣。”彦俦道：

“君将何往？莫非欲往荆湖、吴越？江南林君前日使来，尚未回去，谆谆以唇齿为言，忧国之苦，较弟无二，君可修书交使带回，自无不可矣。吴越自守为谋，往亦无益。荆南、湖南，弟俱可代为介绍，应无不竭力外援，均无庸虑。所可虑者，惟潞州耳。李节度性躁，不能久耐，君在幕中，犹可谏阻，既经离远，恐已变动。必须速回，保守前谋，约定淮南养兵储粮。待到秋日，河东塞北自必报复，彼此猝然蜂起，虽孙子复生，诸葛再出，亦不能为之谋矣！”仲卿称谢道：“弟此行原非得已，今得君指示，弟复何忧？”乃修书托彦侑交江南使者，相与拜别。彦侑垂泪送道：“行且须速，迟恐无及。弟有健骑，君可乘之，胜于常马。”国人备到。仲卿谢别，心急如火，昼夜兼行，僮仆不能从随。

一日，进到屯州山中，忽听得对面朗声说道：“天下自此太平矣，天下自此太平矣！”转过山脚望去，有个老者，骑着驴儿，当面颠来，犹如醉汉，鼓掌道：“天下自此太平矣！”呵呵大笑，缰绳遗拖在地。驴儿踏着，往前绊倒，将那老者倾跌下来，却是个眉须俱白的老道士。那驴儿及跑转去，随后有个道童捉拉不着，直赶回头。道士跌卧地下，仲卿动念，连忙下驴，扶起他来。

看那道士，虽然年高，却碧眼方瞳，形容端厚，向仲卿道：“尔少我老，驴应我骑。”仲卿授缰道：“请。”又道：“扶我。”仲卿扶他坐上，将鞭交与仲卿，因问道：“此驴壮健，我骑羸老，与子相易若何？”仲卿道：“原应遵命，但南北道路不同，且有急务，非此健骑不可。待办竣日，寻访宝观送来。”道士道：“天下已经太平，今仍欲往何方，有甚急事，可与我道否？”仲卿道：“欲往潞州公干。”道士道：“李节度尊贤好士，今已去世，犹有谁人可投？”仲卿惊道：“如何

知李节度去世？”道士道：“闻是自焚，其子又以城池降宋。子莫非代为经营南来而未悉近事者？”仲卿大惊道：“仙长此言真么？愿示其详。”道士因回头望去，指道：“那人来也，子询便知。”

仲卿翘望，只见远远有个老者踉踉跄跄，行得渐近。道童追着驴子，牵随在后，见老者步履迟缓，埋怨道：“兄弟行得恁迟，将来如何跟师父跋高步远？”老者答道：“连我也不自知。”仲卿茫然。

老者行到面前，道士道：“吴贺，汝可将于路所见者，再说一遍。”老者道：“自别师父师兄，随罗师叔往西蜀觐明皇，途中为史思明将官高晖所掳。”道士道：“这话不必说，只将近日潞州李节度殉国原委说来。”老者道：“郭家将官李筠，见赵家诈夺郭家天下，终日愤恨，寻思复郭。左右见赵家势大，多方劝阻，李筠终不肯听。因通好刘崇，又约李重进起义。赵家使人到潞州，加李筠顶大职衔。李筠乃悬起郭威容像，痛哭流涕，将赵家敕书焚毁，又将使者割去耳鼻，面刺赵家姓名字样，驱逐回去。因泽州张福归顺赵家，即用兵取得泽州。远近州郡不服赵者，俱暗来通信约期。无如重进犹豫不起，而刘崇又轻听人言，谓郭是刘之大仇，赵夺郭国，正系代刘报仇，如何返为李兴郭？刘崇因此仅以弱兵数千践约，又使心腹卢赞监军，以掣其肘。所以赵家兵到泽州，李筠要坚守，以老其师，而乘其弊。卢赞要力战，以挫其锋，而要其盟。及至临阵，刘家兵将先自奔走，监军禁止不住。赵家兵马冲来，刘兵走得忙，反将李家阵脚冲动。卢赞为赵家所杀。李筠力战，因平日教养有恩，军士莫不一以当百。奈赵家兵多将广，前者败去，后者又来。

战至日晚，李筠与军士俱受重伤，归城养息。赵家日夜围

攻。李筠扶疮巡视，百姓欢呼，甘心死守。至第五夜三更，有裨将马全义听了参谋丁谓之计，暗引赵家兵马入城。李筠伤重，闻知不能起来，叹息道：‘臣力竭矣！’转身向东连连叩首，乃命事亲随纵火自焚。赵家既得泽州，又进攻潞州。闻得李节度之子将城投降，却不知确否？”仲卿听得系实，乃仰天叹道：“吾在潞州，或不至此。出来约结请兵，尚未就绪，而节度已死。有知己而不能辅，吾何颜立于世间，以对天下豪杰！”俯视山涧，深不见底，欲纵身跳下。正是：

经营已遂归扶国，信息方闻痛殒身。

不知仲卿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2 回

食周粟不为宋臣

睹覆巢安能完卵

且说仲卿视涧欲投，转念道：“一死虽足以答知己，但大仇谁人能报，周室如何复兴？仍当从长计较。”止步旋身，不期驴几正在背后吃草，脚跟恰碰得驴儿的嘴，那驴急掉头时，却撞着仲卿膝腕，单脚站立不住，倒下深崖。足浮手空，满眼漆黑，霎时到底。奇怪肢体全不损伤，亦无痛楚，惟是窈然昏暗。仰望虽有微光，极其高远，摸那石壁与帟幄无二。想道：“若是跌死，倒也罢了，而今不死不活，如何是好？”再起身用脚试探，似有曲径，虽然窄狭，却能容足。乃盘旋而上，忽见亮光渐大，细看乃是由两个接天的峰头中间漏入，寻思道：“光时上面所见，虽有崇山，如何不见此峰高峻？”乃更伛偻而上，直至峰麓。往前看去，像两个老少道童，犹立路旁，道士坐在石上。见悬崖边群猿接臂，下饮泉水。再往外望，不期失脚踏落尘埃，乃是从道士袖口滚出。

道士笑道：“足下悟否？何自苦乃尔！”仲卿道：“小子素爱玄理，并非执迷，奈食人之禄，而不忠人之事，恐亦非仙长所取。素常蒙李节度推解情深，原其所自则皆出于周室。今国虽亡，而潞州信息未知虚实，须回审视。如实无恢复之机，自当披发入山。况有仙长指迷，敢不叩谒法座。”道士道：“也

好，也好！去来，去来！”老者道：“愿足下切莫去。我游戏未多时，落得几茎白须，请看我哥哥犹是童颜。山外不若山中好，愿足下莫去。”

仲卿看那道童俊秀，不过十四五岁；这老者龙钟，像有八九十岁，如何反称他做哥哥？好生疑惑。道士道：“仲子勿疑。”指童子道：“这吴槐系汉炎兴庚申所生。”又指老者道：“这吴贺系汉炎兴甲子所生，同胞兄弟，俱系汉朝国戚吴班之孙。我昔因赴青城山人之请，吴班在青城驾下，极其诚敬。因后主愚顽信佞，料国难守，欲将诸孙托我。因见吴班心地宽厚，选取众中，惟此二人稍有道骨，收为童子。吴槐向来心安笃信，吴贺俗念未除，听见罗公远言唐明皇幸蜀，便要去。我不阻其出山，幸而根深，犹识归来。看这样子，比他哥哥如何？”吴贺道：“弟子悔之已晚，所以劝这位客人不必去。”道士问道：“子意如何？”仲卿道：“前已言矣，如潞州果失，周不能复，定然回山。”道士道：“如遇志向与子相类者，可以偕来。”仲卿道：“领教。”道士将驴还与仲卿，自己跨上原驴，叱道：“起，起。”那驴忽然四足云生，腾空而上。吴槐足下亦有云雾，携着吴贺的手，俱冉冉而去。

仲卿恍惚如梦，策蹇驱驰。行不多时，但见崎岖道路尽行平坦，山川顿异，气候亦大悬殊。想道：“方交初热时节，如何便成酷暑？”深为骇异。忽然大队游兵飞奔前来，为头将官将仲卿细看，喝令拿下。众兵奉命，不由分说，横拖下驴，背绑驱行，押见主将。仲卿低着头，立而不跪，听得上边说道：“吕显，你误了，所获并非仲卿，乃我们生也。”说话声口，极似相熟，仰首视之，果是曹彬，乃大喊道：“因闻先生扈从屡胜，特来相投，思效微劳。途中突遭掳掠，只道必是潞州兵将，不知却为麾下士卒。”曹彬下马，向前解缚道：“兵士无